

“康敏尼特图书馆”^①简介

石 梅

我国图书馆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早在五四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曾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了不少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出版物雨后春笋般的出版，以宣传新文化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使命的工人图书馆、大众图书馆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就纷纷创立起来。1920年，北京大学有“通信图书馆”的发起；同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青年图书馆”，向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团结湖南进步青年的中心；1921年国际劳动节，诞生了向广大人民群众流通进步书刊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是年，毛泽东同志又在他亲手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北方工人运动的中心，出现了“以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为目的”的“天津工人图书馆”；其时，唐山也有了“唐山工人图书馆”；1923年，并出现了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通信图书馆”……。这些先进的革命的图书馆，组成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的一员，揭开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的新一页。

就在这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更诞生了一个专门收集和流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馆——“康敏尼特图书馆”又因其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设立，也称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0月，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由共产党员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发起组成的群众组织，是带有学术性质的研究团体，也是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这个组织“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②，团结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进步知识分子，协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搜集有关的书籍。基于这一目的，他们极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收集，认为“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重要先务”^③，而且，又因当时的“图书馆底简单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④，一般图书馆几乎都不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⑤，缺乏为研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因此，他们就以集体的力量，创立“康敏尼特图书馆”，作为研究会的机构之一。

“康敏尼特图书馆”以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⑥为宗旨，但该馆没有固定的购书经费，所以往往由研究会会员捐赠自己的图书，归众共览；或自由认纳购书经费，踊跃捐献，设法购置马克思主义书籍，如1922年，就有四、五个会员出金购买价值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经过不断的努力，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到1922年2月，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1922年4月，又增添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七、八十种。到1922年12月，备有中文、英文、德文、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数百部。

“康敏尼特图书馆”在其较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收藏中，尤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问题的书刊见长。其中西文如马克思、恩格斯的《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的《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恩格斯的《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列宁的《Proletarian Revolution》等，中文如《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恽代英译）、《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讨论进行计划书》（列宁著）等等；并收藏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报章杂志，如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出版物《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劳动组

① “康敏尼特”即英文“共产主义者”的译音。

②③④⑤⑥ 见《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载《北大日刊》，1921年11月7日。

合書記部指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報《工人周刊》及《勞動周刊》，以及《濟南勞動周刊》、《長沙勞動周刊》等等。此外，還有《Soviet Russia》、《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等外文刊物。這在當時國內都是極其難得的收藏。

這個圖書館有較為健全的管理借閱制度。圖書按問題性質分為：社會主義叢書、經濟叢書、歷史叢書、俄國問題叢書、雜志報章等類。各書皆編有符號，以便借閱和按問題進行研究；並設有專人管理，當時曾公舉共產黨員范鴻勑為圖書經理，負責處理圖書借閱事項。該館有固定閱覽時間，每日下午4時至8時（星期日上午8時至12時）開館閱覽，而且，書不僅可以在館內閱覽，在得管理員的許可以後，還能借書外出。

“康敏尼特圖書館”的讀者，主要是馬克思學說

研究會的成員，其中有北大学生，也有其他學校和外地的進步知識分子（據《北大日刊》記載，1922年2月會員達63人），但非會員，通過一定手續，亦可借閱書刊。因此，利用“康敏尼特圖書館”的藏書，從中得到教育，啟發革命覺悟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不僅限於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團結黨外的進步知識分子，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掩護黨的秘密活動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①這裡當然也包含著，“康敏尼特圖書館”所起的作用，因為它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作了一定的貢獻。

① 見《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240頁。

*列*寧*著*作*傳*遍*了*全*世*界*

列寧著作的譯本，在全世界翻譯書籍中占第一位。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到1961年4月止，列寧著作用64種蘇聯各民族文字和40多種外國文字出版了371種。在蘇聯，從1917年到1961年4月，用91種文字出版了8,000次，共發行了三十億另九千萬冊。其中有十種著作簡直成了每個蘇聯人必備的讀物，蘇聯出版社正在大量發行着：《青年團的任務》、《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做什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底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偉大的創舉》、《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進一步、退兩步》、《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在人民中間流通較廣的還有《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底任務》、《論民族自決權》、《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此外，還反復出版過列寧著作的多卷集。《列寧全集》（20卷本）1920年開始出版，1926年印完。1925年開始出版《列寧全集》的第二版和第三版。

1940年蘇共中央通過了出版《列寧全集》第四版的決議。1941年出版了最初兩卷，1946年又繼續出版，1950年35卷全部出完。

《列寧全集》第四版出版了19種文字——俄文、別洛露西亞文、立陶宛文、拉脫維亞文、烏克蘭文、烏茲別克文、哈薩克文、格魯吉亞文、阿塞拜疆文、莫爾達維亞文、吉爾吉斯文、阿爾明尼亞文、土庫曼文、愛沙尼亞文、塔吉克文、韃靼文以及法文、英文和芬蘭文。

現在已把《列寧全集》第四版完全翻譯出版或正在翻譯出版的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意大利、法國、阿根廷、希臘、日本等國。

根據蘇共中央的決議，蘇聯從1957年起，已經開始出版55卷的《列寧全集》。截至目前止，該書已出版到第24卷。蘇聯出版的《列寧全集》各版約共發行了六千八百萬冊。

在世界各國流通最廣的是由俄文翻譯的《列寧選集》（6卷本）英文版，它曾在倫敦、紐約、荷蘭、日本、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出版過。

戰後流通最廣的是兩卷本的選集。這部書曾在倫敦、紐約、雅典、米蘭、東京以及印度和其他許多國家出版過。

几乎世界各國都出版過列寧的著作。列寧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德國、英國、美國、法國等27個國家出版過110次。

列寧的著作，目前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中受到了巨大的歡迎。例如，《致貧農》在印度譯成了10種文字出版過12次。印度尼西亞在最近五年當中，翻譯出版了25種列寧的著作。在敘利亞、埃及、黎巴嫩和其他國家，也曾出版過阿拉伯文版的列寧著作。

列寧著作傳遍了全世界，它將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一樣，傳播得日益廣泛和深遠。

（哲民摘譯自“蘇聯文化報”）